

石岡鄉

客語歌謠



台中縣民間文學集①
石岡鄉客語歌謠

台中縣民間文學集①

石岡鄉客語歌謠

-
- 指導單位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台中縣政府
- 主辦單位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 協辦單位 台中縣史蹟源流會
石岡鄉公所
- 發行人 洪慶峯
- 總編輯 胡萬川
- 副總編輯 王正雄
- 主編 陳瓊芬 王淑美
- 編輯委員 鍾報順 丁秀雄 陳素主 黃琪椿 李栩鈺
林錦昌 呂坤樹 劉永逸
- 行政組 洪明正 呂月珠 廖美暖 郭貞秀 鍾智芬
- 出版者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豐原市圓環東路782號
石岡鄉公所 石岡鄉豐勢路1033號
- 劃撥帳號 第029291912號
- 帳戶名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員工消費合作社
- 電話 (04) 5260136~8
- 承印 熱點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
- 電話 (04) 2312745
-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三〇〇〇號
-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81年6月
-

序

台中縣長

廖了以

記得小時候，每逢夏夜，左鄰右舍大大小小圍坐在稻埕中，聚精會神地凝聽長輩們談天說地，梁祝的愛情故事、湘西的趕屍傳說，有時候會感動流淚，有時候會耳根發麻。而每每在滿天星斗的深夜裡，大夥兒總是帶著這些如真似幻的民間故事和傳說進入夢鄉，期待下一個夜晚的到來。

只是隨著時代的遞變，外來的文化充斥在電視和書籍裡，今日的孩子對於砍倒櫻桃樹的華盛頓、發現電的富蘭克林以及桃太郎掃除妖魔的故事，不僅耳熟能詳，還會在說話課時來上一段，這些外來的故事固然頗富教育意義，但畢竟距離我們的孩子十分遙遠。

事實上，在我們自己的周遭散佈著無數的神話、傳說、寓言、歌謠，只是在過去我們疏於發掘和整理罷了。目睹歐美和日本等先進國家已積極著手整理研究，我們自當奮起直追。因此，自今（八十一）年二月開始籌備，在國立清華大學胡萬川教授的主持之下，隨即展開觀念溝通，邀請二十一鄉鎮市公所及台中縣史蹟源流會共同參與。至於實施方式，則採逐鄉辦理田野訪問進行，第一站選定石岡鄉。

石岡鄉民間文學蒐集研究以田野訪問方式，具有下列意義與功能：（一）發掘民間文學素材：許多散佈在民間的神話、故事、諺語……不但具有鄉土情感，而且富有教育性，但數千年來，並未

受到應有的重視，只是停留於口口相傳，以致許多先人的智慧結晶，均告失傳，殊為可惜。如能透過田野調查，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之民間文學，逐一發掘，並加以登錄，使之代代相傳。

(二)發掘民間文學人才：民間文學之傳承，過去均以口傳為主，而口傳方式又以口齒清晰、反應靈敏者來表達當更傳神，同時也更能引起共鳴。本縣文化中心於今（八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邀請前蘇聯科學院院士李福清博士前來發表專題演講，李博士特別在演講中，舉一個中國大陸河北省的小村落——耿村（該村僅有二八〇戶，一、一五〇人），從一九八七年開始進行民間文學蒐集，歷時二八〇天，計蒐集到的文字資料四三三二篇，四八〇萬字，被稱為「耿村文化工程」。又在一九九一年四月的統計數字中發現耿村男女會講故事者有一三四人，能講五〇～一〇〇則故事者有二一人，能講一〇〇則以上者有一五人，其中有一位名叫靳正新，能講五五〇則故事，靳景祥會講三四〇則故事，都被授予「民間故事家」之頭銜。因此本縣民間文學工作從石岡鄉開始著手，以該鄉之各種優異條件，應該可以發掘許多民間故事家，並由政府登錄為人間國寶。(三)自己關心自己的文學資產：這次台中縣石岡鄉民間文學蒐集，是由石岡鄉的地方熱心人士組成田野調查訪問小組，分赴各村里調查訪問紀錄，由於地方人知道地方事，不但訪問起來格外親切，而且又能抓住重點，將鄉內會說故事、會唱山歌的好手，一一延攬，少有疏漏，難怪旅法學者（法國國家科學院研究員陳慶浩博士）非常讚許這種研究方式。

民間文學蒐集研究在本縣尚屬首次，無論是在學理或經驗上均感十分欠缺，然經國立清華大學中語系諸位教授之指導，一切

均在預期目標中進行，期盼這項工作是一個好的開始，將來能以石岡模式推展到縣內各鄉鎮市，使這項具有時代意義的文學工程，綿延不絕，為台中縣文學發展奠定可大可久之根基。

序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主任

洪慶峯

民間文學其實就是生活的小傳統。包括(一)神話：從開天闢地到人類、事物的起源。(二)傳說：各種人物、歷史、地形、地名、物產、風俗的傳說。(三)生活故事：例如地主與長工的生活鬥爭；漁夫吃魚不翻的禁忌；纏綿悱惻的梁祝愛情故事。(四)童話：如虎姑婆、蛇郎君、天鵝仙女、灰姑娘、拇指孩兒之類的童話。(五)笑話：如邱罔舍弄大砲、大甲溪放草魚等。(六)寓言：如伊索寓言，富有啓示性和教育性。(七)民間歌謠：包含民歌、民謠、諺語、謎語、繞口令。(八)民間曲藝和戲曲。

北歐芬蘭遠在一百五十年前，因戰事頻仍，爲使國家民族命脈得以綿延不絕，遂全力蒐集整理民間故事、民間歌謠、諺語，迄今已達六萬則以上。在遠東的日本，對「民話」（即民間故事）的蒐集整理亦不遺餘力，據琉球沖繩大學遠藤庄治教授表示已蒐集到民話五萬則，如今仍繼續不斷地進行。日本學者遠藤庄治教授在琉球蒐集民話已有二十多年之久。去（八十）年九月應台中市教育會之邀請前來參加「台灣琉球鄉土文學研討會」之際，順便查證琉球的一則民話—「葫蘆墩的裁判」，究竟葫蘆墩係人名？官名？或是地名？尋遍全日本及中國大陸均不得其解，這次台灣中部之行，遂解其多年之謎，原來葫蘆墩是地名，甚感暢快。吾人對於日本學者之敬業精神，鍥而不舍的探究態度，留下深刻印象。更難能可貴的是遠藤庄治教授將其在琉球所采集到的「

葫蘆墩的裁判」錄音帶、圖片資料，全部轉贈台中縣立文化中心珍藏，這種「文化資產世界觀」的襟懷更是了不起。

目睹遠藤庄治教授的執著與其豐碩成果，遂燃起本人辦理台中縣民間文學蒐集整理之意念，又恰遇好友一國立清華大學胡萬川教授對民間文學素有研究，遂延聘為「台中縣民間文學蒐集研究計劃」之主持人，於八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假台中縣立文化中心舉行第一次籌備會，由胡教授主講「民間文學分類與特性」，使鄉鎮市公所及史蹟源流會同仁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俾便爾後田野調查工作之進行。

台中縣民間文學之田野調查，從八十一年一月正式展開，首先選定石岡鄉做為第一站。其著眼點係(一)石岡鄉為一閩客夾雜地帶，頗具族群特色。(二)石岡鄉人口不多，為台中縣土地面積最小之一鄉鎮，便於田野調查小組集中全力辦理訪視工作。(三)石岡鄉鍾報順鄉長不僅才華出眾，而且態度積極，自從接受這項工作以後，主動召集鄉內耆宿舉行座談，而耆老們又十分樂意提供第一手資料。

台中縣石岡鄉民間文學蒐集研究是一個很好的起步，不過，這不是偶然的意念，而是有計劃從事民間文學工作的一個試點。這項蒐集研究的成功，讓我們產生很大的信心。突破傳統研究方式是其次，主要的是：我們發現這塊土地上還是有極多的人，樂於為這項有意義的文學活動付出心力。現在這本研究專輯即將付梓之際，對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國立清華大學中語系、台中縣政府及石岡鄉公所鼎力支持，致上最高的敬意和謝意。

序

台中縣石岡鄉鄉長

鍾報順

科學進步，電視機的發明和發展，使人類生活方式，產生了革命性的變革。

從前的人們，一天辛勤工作之後，最大的享受，就是吃罷飯，洗完澡，全家圍坐在稻場上，望著清澄的夜空，喝茶、聊天、閒嗑牙。就在這麼一喝、一聊和一嗑之間，五千年的歲月就如此悄悄的流逝，留下來的，卻是多少雋永、趣味和膾炙人口的民間文學篇章。

回過頭來看看現在，短短數十年電視文化的沖激，就讓我們的生活方式完全改變了，原本多樣性的文化趨於單調了，原本充滿趣味的家居生活也變得乏善可陳；最嚴重的，還是數千年來口耳相傳，好不容易才存留下來的鄉野文學瑰寶，立即面臨了消失和滅絕的命運。

我們實在不甘心。於是便在台中縣立文化中心洪慶峰主任和清華大學胡萬川教授的輔導和支助下，在石岡鄉有了一個起頭性的民間文學蒐集工作。雖然只是試辦性質，但成果卻非常豐碩。來自石岡國小、土牛國小和石岡鄉公所的十多位年輕采錄者，僅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內，便完成了近二十萬字的蒐集手稿，內容豐富多彩，極富趣味性。我們透過新聞媒體的報導，在地方上造成極大轟動。

既然開始了，我們就不打算停止。正如胡萬川教授所說的：

「這是一沒完沒了的工作」。幾千年留下來的民間文學資產，即使耗上一生的光陰來蒐羅、保存，都還覺得不夠。因此，我們會持續下去。

關於台中縣民間文學的采集出版

胡 芳 川

在所有的文學中，和一般民衆關係最密切的就是「民間文學」但是對於現代台灣地區的大部分人來說，「民間文學」卻是頗爲陌生的概念。因爲四十年來，各大學的文學系除了極少數之外，絕大部分都沒開過這麼一門課，所以即使一般的大學畢業生，多半連「民間文學」是什麼都不知道，更遑論其他的人。

其實「民間文學」並不是什麼新生事物，台灣地區早在日據時代就有「台灣民間文學集」一類專書的出版，專文、專論的介紹，更不在話下。而大陸地區也在五四運動之後，以北大爲中心的學者們就已展開民間歌謠等的收集，並有專刊的出版。

對民間文學的關懷與采集既然早在六、七十年前就已適時而興，爲什麼近四十年來在台灣卻又突然淡漠下來——雖然在民國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左右，也有不少學者和學術機構，仍然個別從事於民間文學的采集與研究，但是以後這類的工作就漸漸地更不爲人所注意，甚且可以說氣數幾已萎絕。原因無他，只爲碰上了錯謬的政治氣候，它壓抑了大部分有生機的文化，代表民間文

化的民間文學就因此連帶的給扼住了。

二

民間文學是對應於「作家文學」而說的。李白、杜甫的詩篇，曹雪芹的紅樓夢等是作家文學，那些作品是作家個人的心血結晶，代表的是作家個人的思想與情感。家裡的阿婆講給孩子們聽的虎姑婆的故事，大孩子們教小孩子們唱的「火金姑、十五暝」等歌謠，就是民間文學。這種故事、歌謠，人們口口相傳，可就不知道誰是這些故事、歌謠的作者。實際上誰是作者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喜歡講、喜歡唱，也喜歡聽。這些故事、歌謠就這樣代代相傳，傳到東傳到西。傳來傳去的結果，有時候會因時間的久遠，或地區的相隔，而同一故事、同一歌謠，字句或情節單元上會有些差異。這就是民間文學的特性，它是口傳的，是集體性的，有時候也是變異性的——這就有別於作家文學的要求一個「定本」。

三

「口傳文學」這一個用語是很能表達出民間文學的特性，但是，其中還必須有所分辨，否則易生滋擾。譬如長久以來的說書講古、近代興起的廣播事業，也可以說都是「口傳」，但卻不一定就是民間文學。廣義的來說，傳統的講唱說書活動，有人也認為是民間文學，但是因為其中牽涉到根據作家作品來宣講等等問題，因此還是寧願精確一些，將這類的作品、這類的活動，歸類於通俗的文藝比較好些。

而清朝中葉以後，以至民國四、五十年間，台灣各地城鎮書坊所編印的七字調一類的歌仔冊，或演述歷史傳奇，或講說時事政治，老一輩的人也常朗朗念誦。廣義的來說，也有人認為這是民間文學。但是這一類的東西，仍然是屬於通俗文藝一類，本質上它和古代講唱文學一路的作品比較接近。

至於廣播，那是一種新時代的傳播媒體，它可以傳播各種訊息給大眾，當然也可以把民間文學的內容拿來當作廣播的素材，但這種廣播的「口傳」，本質上和民間文學沒什麼相干。

四

由於民間文學的民間性、草根性，因此它自然也就是鄉土文化，本土文化的主要構成要素、主要的表徵之一。而也正是這種特質，造成了四十年來本地民間文學的采集與研究，幾乎中絕的主因。

國民政府播遷台灣，一方面既阻絕大陸地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累積的學術文化傳統；一方面對本土的文化又加以忽視。在這種情況下，代表著本土基礎文化的民間文學，受到輕忽，也就理所當然。

或許有人會說，相對於傳統的雅文學，通俗文學（如通俗小說一類）一向就是受到輕視的，更不必談那些通常未經寫定，但播之於民衆口耳，但傳鄉俗情趣的「民間文學」了。所以四十年來學院中的教育，以及大部分的文化工作者之所以對民間文學多所疏忽，恐怕還不一定是政治因素的影響，而是由於傳統那種固執而狹窄的士大夫心態的文學觀所致。

或許這種士大夫的心態也是因素之一，但卻絕不是主要的原因。畢竟，如前所述，海峽兩岸早在六、七十年前，許多開明之士對民間文學的重要性已都各有認識，並且都各有了采集與研究。如果政治清明、學術思想開放，這種面對民間文化，面對基層傳統的關懷，早就隨著世界性的潮流，開拓出一片廣闊的天地。

五

好在積鬱了將近四十年的政治低氣壓，在二、三年前開始逐漸消散，文化界、學術界的天空也漸漸開朗，關懷本土、面對台灣不再是一種「罪」，而是一種責任、一種義務。這已是有心的知識份子的一種共同體認。

在這一個轉變期間，各地方的縣市文化中心默默地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原先政府成立文化中心的宗旨為何，我們不必再去猜測，而它們到現在為止所展現的功能，也或許各有見仁見智的看法。但是，無論如何，它們既屬縣市地方政府，自然就必須面對地方文化，面對地方百姓。長久下來，一些肯用心的中心，實在為地方做了不少不只值得肯定，更是讓人鼓舞的文化工作。台中縣立文化中心便是其中之一。

七、八年來，台中縣文化中心對地方傳統技藝、藝術、歷史、文學等多方面的紀錄、整理、研究、出版，不只為鄉邦文化留紀錄，更為文化的未來發展再扎了深根。這一方面的成果早已得到學術界、文化界的肯定與贊許。這些成果的展現，當然是許多熱心人士共同參與的結果，但是，如果當中沒有一個有見地、有魄力的人來居中策劃推動，工作便不可能如此順利的展開，而有

如此的成果豐碩。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很幸運的正是有這麼一位核心人物——主任洪慶峰先生。本次的民間文學采集、整理工作之所以能在台中縣順利的展開，也還是由於他的獨具慧眼，他的敢於開拓新的工作領域。

六

一年多前的一次聊天，談到文化中心可以再著力的方向，筆者的提議是可以從事民間文學的采集。事隔半年，有一天洪主任打電話來說：「我想我們可以開始民間文學的采集工作。」原來其間有位日本民間文學專家學者，爲了探尋一則聽說可能和葫蘆墩（豐原舊名）有關的傳說，不遠千里的探尋到了台中縣立文化中心。那種對民間文學的重視和研究的精神，深深感動了洪主任和他的一些有心的朋友，包括台中縣史蹟源流會的召集人三和國小校長丁秀雄先生。在深刻體會到民間文學的重要性之後，他們認爲筆者可以主持這一計劃，於是籌備工作就儘速的展開。

首先，文化中心向文建會、教育廳申請工作經費。爲了使工作更順利進行，筆者則配合申請國科會的補助。（當時清華大學教授王秋桂先生正爲俄羅斯學者李福清教授來清華客座之事，替李教授申請國科會補助經費調查，采集台灣原住民的民間文學。由於王教授一向關心民俗與民間文學之研究，當時筆者和他談及台中縣立文化中心的計劃，他便將李教授和筆者的案子合併申請，因爲二者同爲民間文學之采集。）

地方政府的文化機構和學術單位合作的事項所在多有，但合

作展開民間文學的收集，在台灣還是有史以來第一遭。由於時代變遷的快速，廣播電視、新聞等已充分填滿現代人一切資訊，甚至娛樂的需要，傳統的民間文學正急速消亡。本次采集計劃既在各方的支持下得以展開，有心於此項工作的人，都懷抱「搶救」的心情來參與其事。所以經費一下來，即刻展開工作人員的講習、訓練。

其間，文化中心的人員調集，工作分配之效率，讓人感佩。原來的計劃是全縣各鄉鎮同時展開，第一、二次的調訓也是以各鄉鎮市公所及史蹟源流會的人員為主。但是後來發現如此一來，經費不足，能力分散，工作頗難落實。於是經丁秀雄校長和洪主任相商的結果，終於決定先由一個鄉鎮重點展開。他們首先選定石岡鄉，因為該鄉民風淳樸，人口不多，而且客家、閩南人雜處，頗有特色，最適合作為首次的試點。決定之後，與該鄉鄉長鍾報順連絡。

鍾鄉長對文化工作的熱忱是讓人感動的，沒有他的充分配合，所有的工作不能展開得如此順利。在該鄉第一次的籌備工作會議上，那些是可以講述故事、歌謠的耆老，那些是願意參與采錄工作的人員，都已按村里為單位，大致分配清楚，其辦事效率之高，一如文化中心。

工作的展開，為了能夠充分運用學術機關與地方工作人員的各自長處，我們的講習訓練，就要求每一個有興趣於民間文學工作的中、小學老師，及鄉鎮公所的人員，本身都是第一線的采錄人員，而不是其他采錄人員的帶引者。

實際上台灣的教育水準平均是相當高的，不論是鄉鎮公所的

人員或中小學老師，只要他們有足夠的文化使命感，經過簡短的培訓，個個都可以是很好的采集人員。當然由於現在有方便的錄音設備，也使得這樣的工作變得簡單些。不像早期沒有錄音設備的時代，一切全靠當場筆記。

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是住在當地的人，鄉土對他們是親切的，誰是能夠講述歌謠、故事的人，他們是熟悉的。只要他們有心，他們便可以成為最難得的，自己鄉邦的民間文學的采集者。

采集之後一個重要的工作便是整理。為了有效率的配合，使工作能更順利的進行，由國科會資助的經費及規定中所雇的助理人員，主要使用來訓練他們，使他們成為整理、編輯的專責人員。由於不論是客家語、閩南語，相對於國語來說，都是漢語方言，許多用字遣詞的習慣和國語有些不同，更有不少難以找到對應字詞的口音。因此，不論是未有確定字詞的音，或難認的字詞，都必須記音。記音便必須有專門的記音常識。籌備工作開始之後，助理人員除了到台中縣石岡鄉參與討論，見習采錄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安排他們去接受記音訓練——這方面特別商請台灣語文學會的董忠司先生為他們密集授課，董先生是新竹師院教授。而客語部分再有難題時，則又特別商請台北師院的羅肇錦教授幫忙。

工作的分配情形大致如下：采集人員采錄之後，經初步整理，然後連同錄音帶及初稿，各以副本一份交助理人員。助理人員再一一對音校正、整理。其中除改正錯字之外，並增加注解。

因為這次的采集工作將長期、全面的展開，所以整理出版的不是什麼民間文學的「選本」、「選集」，當然更不是什麼「定